

本期推荐 包丽芳散文

## 清风回叙

上世纪九十年代初,中师英语班毕业那年,我和同班同学唐锦红一起被分配到龙川县金安中学任教。锦红长得小巧玲珑,我们封了个雅号给她,叫她唐仔。

教育局的通知比我和唐仔先到学校。学校行政处负责人事的黄秘书收到新教师报到名单,眉开眼笑,自言自语道:今年来了几个活宝。这下好了,那几个光棍有希望了。他迫不及待地將消息散布出去,新到一批货,赶紧订购。

7月25日,我和唐仔接到学校通知:请新教师于7月28日到校,8月1日正式上课。本来,中小学都是9月1日开学。金安中学是老牌中学,有着一百多年的办学历史,学风浓厚。学校自成惯例,每届初一新生和高三毕业班都提前一个月开学。初一新生先学一个月英语,高三毕业班提前补课。

报到那天,黄秘书领着我们去看教室、宿舍。来到一栋白墙灰瓦的低矮瓦房前,他告诉我们这栋楼房叫“老人栋”,是教师宿舍,又指着其中一个房间对我说:今年刚好有位教师7月初退休,他那个房间就你住吧,包老师。唐老师的宿舍在另一栋。“我们想两个人住在同一栋。”我和唐仔几乎异口同声。“不行,一个萝卜一个坑,没有多余的宿舍。人家住着的也不愿搬来搬去。”黄秘书边说边掏出一串钥匙,解下其中一个递给我。我接过钥匙,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,“老人栋”有十多个单间,我的宿舍在中间,房门上挂着一把有点生锈的钉珠锁。我走上前把钥匙插进去,左拧右拧打不开。木窗倒是没关紧,轻轻一推就打开了,从窗口往里看,地上有一束光,色彩斑斓。顺着光抬头看,瓦面上有一个与脸盆般大的洞,阳光射在一张一平方米左右的蜘蛛网上,再折射到地面的青砖上,像一朵盛开的七彩花。房间隔成里外两间,外间是厨房,里间住人,中间是一面用木板钉的墙,墙面糊满报纸。两只蜘蛛在木墙和木窗之间织了一个温馨的家,炎热的夏日中午,丝毫没有影响到它们惬意的午觉。新主人的到来,也仅仅是让它们翻了个身,看样子没有那位的打算,继续睡觉。

黄秘书见我打不开锁,接过钥匙,用力一拧,钥匙断了。“没事,下午我上街帮你买一把新锁。”他说着话,弯腰捡起两块石头,左手拿石块压着锁头,右手拿石头用力一敲,锁头就裂开了一条缝,黄秘书拉住锁身,用力一扭,打开了。

“你先搞卫生吧,屋顶的洞,我叫人来捡瓦盖了。”说完,他领着唐仔看她的宿舍去了。

房间里有一张老式硬板床,宽约一米二,长约一米八,属于家庭用的双人床。一张没有上漆的原色办公桌,带两个抽屉,外加一把上了年纪的木椅,再无他物。糊在墙上的报纸如耄耋老者,轻轻一碰就会碎落在地。墙面两米以上的地方,既没糊报纸,也没批石灰,一层薄薄的黄沙泥浆,掩盖不住岁月的斑驳,些许砖头石脚露出墙面,仿佛是想告诉每一位入住的主人,它们已上了年纪。

我拿起门下那把有些秃头的扫把,欲去骚扰一下那对正在酣睡的蜘蛛,转念一想,反正还要上房捡瓦,现在搞好卫生,等于做无用功,不如发发慈悲,让它们多待些时间。听说蜘蛛吃蚊子,我倒希望在我入住之后,它们能把窝移到门背后,好在夏天帮我一起对付蚊子。这样一想,我就手下留情,不急于去拆除它们的家了。

我打算先去帮唐仔搞卫生,正抬脚往外走,忽听背后有人说话:“嗨,黄秘书叫我來帮你捡瓦,你要出去吗?”这磁性十足的男中音,唱歌肯定好听。我转身一看,一位帅气的小伙子站在我身后,肩上扛着一把长竹梯。你是个?他说他叫邹东,黄秘书说我的房顶有个洞,现在是暑假,电工没到,叫他来看看。我指着那个透着七彩光的洞,心里想,你那斯文样,能上房捡瓦?邹东架好梯子,边往上爬边说:“暑假,野猫干的好事。”我过去帮忙扶着梯子,问:“你是教师?”邹东说:“嗯,难道我像学生?”“教初一的还是教高三的?”邹东说,他是高三一班班主任,带高三七年了,每年都提前一个月开学,高三的老师暑假打五折。“哦,不,如果算上帮学生填报志愿,那我们的暑假可能一折都不到,几乎没怎么休息。刚送走一届,又接来一届,周而复始,人民教师,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,我来补天咯。”说着,他就把屋顶的洞给盖住了,地面上的七彩花就不见了。

“你是包吧?唐住在哪栋啊?”“你咋知道我是包?”“听口音呗。姓唐的是丰稔人,我也是丰稔镇的。你说话不是丰稔口音,是县城附近的。”

“啊?我们刚到没半天,你就把我们的底细摸清楚了?你教心理学的?”

“我教数学,略懂逻辑。我住在黄秘书家后面,这几天同事们还没到齐,晚上没啥事就去黄秘书家看电视。收发室的叶姨是黄秘书爱人,她是咱们学校的新闻发言人。每年有几个新老教师来,是男是女,哪里人,什么学校毕业,名单一到,我们就一清二楚。”

邹东三下两下把瓦片都整理好,帮我一起打扫卫生。收拾好我的宿舍,又带我去唐仔的宿舍。他告诉我,唐仔住的那栋叫“火车栋”。

教师宿舍就是宿舍,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名字?我不解。

“你不觉得这栋宿舍很长很长吗?有三十多间房,就像一列火车啊。”

“谁取的名字啊?”

“我来到时他们都这样叫了。”

“火车栋”还好,虽然老旧,总算不用修修补补。搞好卫生,放好行李,我们总算有个落脚的窝了。

邹东领着我们把整个校园走了一遍,看厨房,厕所,冲凉房,告诉我们洗衣服要去山下的小溪,不准在厨房和冲凉房洗衣服;又带我们去了教学楼和其他几栋师生宿舍楼。每栋宿舍都有名字,行政栋、三家村、朝阳栋、体育栋、劳动栋、造纸厂……

我们一脸惊奇,学校里还有造纸厂?邹东说那是以前的校办企业,早没办了,现在给私人承包了。造纸厂还在营业,造的是粗纸,做爆竹用的。三家村有个村长,是个教生物的年轻男教师,平时喜欢唱歌,老师们送他一副对联:日行校园三千步,夜唱金曲半小时。每一栋都有故事。邹东是个合格的导游,边走边讲解。

“老人栋”是学校第一栋建筑,资历最老,住的大多是老教师。退休一个就新来一个,现在“老人栋”也有好几个小年轻,我算其中之一。“老人栋”背后有条自来水管,没有水龙头,只有一条铁管竖立着,一年四季水长流。水是从山上直接引来的,教师们都备有一条短短的软管,把软管接到铁管开口处,水就汩汩流到桶里。每天晚修下课后,师生们都排队去接水,来回宿舍刷牙洗脸。

不知何故,很多学校都建在半山腰或山顶上。金中就建在半山腰,背靠鹤市镇最大的一座山,叫太子壁。厨房在山脚下,离教学楼和宿舍很远。走过长长的一段路后,还有一段台阶,有人数过,刚好365级。有家眷的、上了年纪的教师都自己煮饭,女教师大多也是自己开伙。年轻的男教师懒得煮,就掏钱给工友,到厨房去吃。每天傍晚集结一群人要么踢足球,要么打篮球,不杀到天昏地暗、汗流浹背绝不罢休,夜修钟响之际才吹着口哨,打着嘻哈去厨房吃饭洗澡。他们常说,吃饱好了,还没回到宿舍,肚子又开始咕咕叫了。后来,教师们都自己买菜煮饭了。厨房工友只负责帮学生煮饭菜、烧洗澡水。

第一次领工资,99.72元。我跟唐仔开玩笑说,这张工资单要保存下来,到退休的时候,再看看我们的工资能翻多少倍。虽然我们加入了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队伍,成为人民教师,但工资低,过日子还是跟当学生时一样,从家里带米带菜带油,自己动手煮饭。我自然是和唐仔搭伙一起吃。我们没有煤气炉,我从家里带了一个电饭锅,早上上完第一节课,就下米煲饭,上完第二节课,就把饭碗碗盛起来,再用电饭锅炒菜。电饭锅没有明火,温度不够,炒个青菜要几十分钟,常常把绿色的青菜炒成黄色的,软绵绵的不爽脆。

英语老师早上要带早读,连着上两节课,我和唐仔都没时间买菜。好在老人栋的老教师们每天早上都会骑自行车上街买菜,我们就把钱交给他们帮买菜。其实,我们很少买肉吃,经常还是从家里带干菜来,偶尔下午自己上街买些土豆、洋葱、西红柿。

除了上课时间,我和唐仔几乎都是形影不离,一起散步,一起聊天,一起去冲凉,一起去河边洗衣服,一起提水,一起做饭。同事们给我们俩封了雅号,叫“唐包”。刚开学那段时间,唐包整天用英语对话,学生们看我们的眼神是满满的崇拜,尤其是那些女孩子,每每远远看到我们散步就冲我们招手,从宿舍窗口探出脑袋喊:Miss Bao, Miss Tang。要是我们经过她们宿舍门前,朝她们挥手说:Hi, how are you?她们就兴奋得不行,手舞足蹈活蹦乱跳。

山里娃娃小学没接触过英语,初一刚开始学英语,兴趣非常浓厚。课堂上,我们采用情景教学,用游戏法、参与法、视听法,让每个学生都大胆开口说英语,用英语对话做游戏。新课程、新教学法,在山里娃娃面前展示出无穷的魅力,很

受学生欢迎,他们学得很开心。本来,唐包就比他们大不了多少岁,也许我们身上的稚气、活力深深地影响着他们。这些正处豆蔻年华的孩子,第一次离开家,还不太适应住校生活。下课后,唐包也经常到女生宿舍去看她们。她们也总找各种理由来跟我们聊天。很快,师生们就打打成了一片。

早读课分两种,一三五读英语,二四六读语文。语文老师经常叫学生们齐声朗读课文,英语老师带着学生朗读。每天早上,此起彼伏的琅琅书声成了校园里一道亮丽的风景。

开学一段时间后,学校领导要抽查新教师讲课。他们事先不打招呼,整栋教学楼随意巡逻,想进哪个教室就进哪个教室。一天早上,我正在给学生们讲形容词的比较级,讲到单词tall,我就举例,指着一名学生说, you are tall, he is taller。正当我要逐一按学生身高比画演示给他们看时,猛地发现教室后排坐着个大人,定睛一看,原来是教导主任。他是什么时候溜进教室的,我浑然不知。我心里闪过五秒钟的忐忑,瞬间脸上一阵潮热,马上转身板书,写下“形容词的比较级”几个字。好在是学过心理学的,写完板书,我若无其事,继续按章办事,该提问的提问、该演示的演示,课堂氛围一如既往的热烈。只是,自那之后,直到下课,我都没敢往教室后排看一眼。下课铃响,当我抬头说“goodbye”时,后排那个高大的身影早已不在了。

吃早饭的时候,教导主任悠悠然走到我面前,问:“你以前做过老师吗?”“没有啊。”我一脸懵。主任说我那节课讲得很好,声情并茂,表情丰富,感染力强,通俗易懂,肢体动作也很得体,不过呢也有缺点。“请主任明示,我好改正。”他说我那个形容词的“容”字,写得像客家的“客”字,其他没什么,很好。我悬着的一颗心这才放下。“包老师,你的学生说你没缺点的,我不信。我找学生们了解新教师的教学情况,那群学生说了你一大堆优点。我说优点就不用讲了,讲包老师的缺点,她们异口同声说我们的包老师没缺点的。哈哈,看样子你的学生们真的很喜欢你啊。”主任轻描淡写地说着,往别处去了。

那时候,学校厨房以烧锅炉为主,使用热水时间有限制,过了时间就停伙。

学校有近三千名师生,接水、冲凉要排队很久。冲凉房不分男女,只分教师区和学生区,教师浴室在左边,学生浴室在右边。学校领导、老师和学生一样要排队进冲凉房。

冲凉房很简陋,是一排低矮的瓦房,里面用木板隔成很多个小间。小间真的很小,里面仅够站一个人,放一桶水。洗澡时,没人敢蹲下,因为那扇作为门的木板,既短且薄,上下两端都是空的,尤其是接近地面的那部分木板,因常年溅水,大多已经腐蚀霉烂,所以,外边排队等候的人能看到里边洗澡人的脚,遇到个子高的,还能看到露出来的头。

每到冬天,锅炉里出来的水凉得特别快。排队等待的人常常会催促里边的人:快点洗啊,水凉咯。一间冲凉房外边等着三五十个人是常有的事,有些男同胞为了节省时间,进到冲凉房后,直接端起水桶往头顶一举,将整桶水倒过来往身上淋下去,再用毛巾一擦,完事。相比之下,女生速度就慢多了。有时,外边的男士等得心急,就不断地催里边的女生:快点快点哈,别磨磨蹭蹭的。他们这一催,里边的女生怪不好意思,有时反而会越被催越忙乱,动作更慢了。

有一次,我和唐仔上街购物回来晚了,放下东西就匆匆往冲凉房赶,怕过了洗澡时间。幸好,当我们赶到时,冲凉房排队的人已不多了,但总算赶上了。排队排到一半,我们才看到排在前面的是校长。校长一看到我们,就笑着问,总听他们说“唐包”“唐包”,你俩哪个是唐?哪个是包?前面几个人听到都笑了,有人就告诉他,高的是包,矮的是唐。

学校限时提供的热水仅限于洗澡,洗衣服是万万不准的。我们洗衣服都要去山边的小溪里洗。每天傍晚,溪水边总有三三两两的师生在洗衣服。夏天,溪水清凉,很多男生在头顶挤一点洗发水,拿条毛巾就坐在溪水里洗头、洗澡,洗完后再找个稍微偏僻的地方换衣服。有些男生干脆走远一点,背过身子快速脱下裤衩换上干净衣服,把湿衣服在溪水里冲洗一下,拧干后搭在肩膀上,踢打着路边的野花野草,一路哼着小曲回校。冬天溪水寒凉,我们常常等到周末中午,太阳最大的时候才去洗衣服,回来晾在树上。每到周末,校园里那些大大小小的树杈,挂满了五颜六色的衣服和袜子,随风飘扬。

下转6版

品鉴录

## 乡土中国、乡下人与社会偏见

——费孝通《乡土中国》阅读散记

■曾心

编者按:《乡土中国》是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代表作之一,于1948年首次出版。该书是根据作者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所讲“乡村社会学”课程内容辑录而成,共收录论文14篇。作为一本社会学名著,本书从文化传递、家族制度、道德观念、权力结构、社会规范、社会变迁等诸多方面,总结剖析了中国传统农村的文化和社会结构特点,能帮助读者更深入地理解那个时代的乡土社会和乡村治理问题。

①

“我敢于在讲台上把自己知道不成熟的想法和盘托出,在年轻人面前,那是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教育方法,我并不认为教师的任务是在传授已有的知识,这些学生自己可以从书本上去学习,而主要是在引导学生敢于向未知的领域进军,作为教师的人就得带着头。”

我十分认同这样的观点,教师不能只是一味地讲书本上的那些内容,翻来覆去地讲同一点,这只会让老师或者学生都麻木,是没有效果且十分不可取的。还有另外一些方式我也不认同:有的老师连已有的知识都不完全讲给学生听;有的老师把自己的“高招”留着,教自己的好学生或者是花着钱找他补课的人;连一些学生原本需要掌握的基本知识,有的老师也不教,只教一些所谓“有用”的、考试会考的内容。这样的老师,我觉得算不得真正的老师,而只是领着学生去参加考试的人。他们只能算是一个领路人。

读书是为了扩大未知领域的知识面,增加生存的技能,而不是为了考试。一些老师的行为,对开拓学生们的眼界十分不利,更是使读书的味道变了味。这是本末倒置,他们弱化了读书的真正作用。

《乡土中国》一书中的老师,才是我们真正应该要的老师。老师就是要引导大家走进生活,迈向未知的领域进行探索,而不只是看重仅仅作为合格检测的考试,把学生们控制在座位上,然后让他们远离生活,远离实际。

②

我们的民族,确是和泥土分不开的。从土里长出来的光荣历史,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,现在它很有些飞不上天的样子。以前的祖先,耕种到哪里,水土就好到哪里,就能人多,作者从这一事实中得出结论:我们的民族,确是和泥土分不开的。一开始,作者就是在为“土农民”正名,并不是只有农民离不开土,其实是所有人都离不开土才对。

中国人口基数大,粮食问题一直是一个大问题,后来袁隆平帮我们克服了这个问题的,我们的种植技术也帮助了不少的外国人,这便是我们获得的从土里长出来的光荣。以前,流民和难民总是很多,我们的前辈们习惯一到某个地方落脚,第一件事就是先在那里开垦、种植。靠着摸索土地间的习惯,养活一代又一代人,前辈们带领我们一步步走到现在,所以土地对中国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。

如果没有了土地,我们那么大基数的人口是无法存活下来的。土地束缚着每一个中国人,一些老人家因为自己祖辈是农民,在千辛万苦得到属于自己的土地后,他们从生到死都会待在同一个地方,不忍离开;中国人对家乡的执念相当的深,土地可以深深地困住他们的肉身与灵魂。

土地给了我们活下来的机会,我们也深爱着它。第一次看“现在也有些飞不上天的样子”,我理解成了我们“土农民”干不成大事上不得台面,是贬义;但现在我有了新的理解,“飞不上天”,意味着脚踏实地,说的不是我们的踏实吗?我们“土农民”一生都在勤劳地种地,是踏实的一种象征,所以,与说是土人土束缚了我们,倒不如说是我们与土地有了深深的羁绊。

③

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,成了人们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。

乡土社会生活的常态,是终老、是乡。假如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子的话,那么人和人的关系就会产生一种特色: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,在孩子们的眼里,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了。用社会学的经典概念来说,它就是个“熟人社会”,人们相互熟悉,没有一个是陌生人。

我觉得,在传统的中国乡土生活中,“没有陌生人”是平常到不能够再平常的现象。大到一个村子,小到一条小巷,我们只要在同一个地方扎根,这个根就会一直往下长,直到再也没有可能拔出来。于是,邻居就如同你的“不动产”,从生到死,一生都在打交道,熟得不能再熟。怪不得,中国会产生那句古话,叫远亲不如近邻。

前几天和朋友散步,她说起自己搬家的事,感叹独栋居民楼里左右都是待你如亲人的邻居,他们看着你长大,对你的一切

了如指掌,比起小区生活的关关闭户来,邻里间的亲切度会高很多。现在城市中的小区生活,人们能足不出户就足不出户,有时候在新居里住了好几年,才惊觉,自己居然从来没见过对面的邻居。传统中国人聚族而居,是为了生活,相互看顾、扶持,无形中就结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。而如今情形大为不同,人们富裕了,日常生活中各种牵扯的事少了,互相间的交往便不再密切,人情就越来越淡薄了。

从某种意义上说,现在的人们也是“聚族而居”的,实际的交际空间其实比传统社会更为密实,但它却无法产生出“熟人社会”来,在这个社会环境中,邻里的陌生化越来越严重,“没有陌生人”成为历史的绝响,这不能不令人深思。

④

我们的社会处于急速变化中,短短几十年间,我们已然从乡土社会跨进了现代社会。在由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,我们是无法用乡土社会形成的习俗来应付的。乡土社会所养成的生活方式与现代生活模式碰撞,会处处产生流弊,于是“土气”成了骂人的词汇,“乡”也不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了。

这段话是为被说“土”的人正名,也是在与说别人“土”的人争辩。

中国社会发展飞速,每天都都是一个新样子。随着城市的发展,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远离家乡,脱离乡土“熟人社会”,人口也因流动而逐渐分散。彼此遇到的人,因为环境文化不同而选择不与对方交流。大家也许会以为,这才是真正的好的社交,彼此之间有距离感,不会老是爆发争吵,不会冒犯到自己不熟悉的人。于是,“土农民”们自己所用的一套乡村的通用语言或社交方式,在生活中便不流通了。在一个新的社交环境里,我们无法像以往那样如鱼得水地生活,于是我们开始惶惑不安,变成了“陌生人社会”中常常被视而不见的人中的一员。

与此同时,先进、方便的工具和科技逐渐被引进,城市在飞速发展,而乡土社会中农村则显得越来越落后,很多人便把“乡村”“家乡”这一类词潜意识地当成了不好、不光彩的词;有的人甚至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家乡在哪,因为这个地方太偏僻了,就觉得它是上不得台面的地方,只会让自己丢了面子,一点也不在乎这个地方养育了自己,哺育自己长大成人。

这确实令人感慨,诚如作者所言,“在现在城市那么发达的情况下,我觉得还是家乡好,那里有我抹不去的存在的痕迹,也有飘在空中挥之不去的浓浓的‘人情味’。”

⑤

“乡下人没有见过城里的世面,因而不明白怎样应付汽车,那是知识问题,不是智力问题,等同于城里人到了乡下,连狗都不会认一般。

“如果我们不承认郊游的仕女们一听见狗吠就变色的‘白痴’,也就自然没有理由说乡下人不知道‘靠左边走’或‘靠右边走’时常常会因政令而改变的方向是因为他们‘愚不可及’了。”

愚在什么地方呢?

从作者的文字里可以看出,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,我们都会有所谓的“厌蠢”,但是蠢到底是什么呢?从众多的例子中我唯一能看出来的共性,就是他们属于那些妨碍了别人办事或影响别人计划进度的人。一个人总是理解不了别人讲的话,那就叫作蠢。但是,我们所理解的“蠢”的人,是指那些有智力缺陷的人,而非只是仅仅影响到了别人的人。农民们脱离乡土社会,从农村来到城市,生活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告诉他们新的事物有什么用,如何避开。再者,许多地方是有方言的,有的人没有接触到普通话的机会,说惯了方言,交流起来就更为困难。这就像是一个土生土长的、从未接触过中国文化的外国人,他来到了中国,你用普通话叫他给你唱一段京剧,这不是纯扯淡吗?而且外国人来了,你对人家要多客气有多客气,说来的都是客,怎么到自家这里,这套说辞就行不通了呢?

许多人就是因为太熟自己人了,便少了一些应有的尊重。农村人离开乡土出来,不懂规矩,他们便被当成了愚人,那到底为什么会被人当“愚”呢?估计说的人也不会知道,只是因为他们的被农村人妨碍了,便找了一个能骂他们的法子吧。

下转6版